



汪份
會訂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

下

2801
48-4



門 仁 2
號 2801
卷 48-4



份按章句云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其指君子說固無疑也下文不曰然其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而曰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其特舉國字言之可見事君事長使衆三者之指國人說矣章句舊本云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矣文公所以教之者其母乃或以家之所以齊句不及脩身三行者脩於家二句不免說向效驗去故改爲今本歟然玩推之於國及三教者成於國一句固

大學章句大全 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 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

子問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爲能字答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

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

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字指孝弟慈而言此所以家齊於上

而教成於下也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

大學大全 章句 下

一 適喜齋



家言。下文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相對說。可見前說乃未定之見也。○首節何以言事君事長使眾。而下文不之及。且君子之教國人。亦教以孝弟慈而已。而此却以事君事長使眾為言。何也。蓋事君非孝者不能事長。非弟者不能使眾。非慈者不能。曰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則國之孝弟慈之道。即在此。固不待言也。曰仁讓曰仁。曰有諸己。皆以能此孝弟慈而言。則其能事君事長使眾亦可知也。

順矣。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慈於其子者。為無欠缺。則必能充汎愛之念。推博施之恩。所謂使眾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諸彼耳。或事君。或事長。或使眾。其本末若甚宏濶。其節目若甚繁多。其施為若甚纖悉。若大原之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蒙引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故也。○存疑。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就含箇其家可教。而能教人。故承之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身不出家。而其化自爾風行於其國也。此是探本之論。教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淺說。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教國不外乎教家之道。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翼註曰。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為。不是說孝弟慈之通於事君事長使眾之。不假強為。○困勉錄曰。前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又即康誥以見其不難。又曰。如保赤子。如字。蒙引存疑。皆云。如字。輕看。翼註則曰。如字。不可略去。是保民如赤子也。下面只釋保赤子。其說亦是。然終不如蒙引存疑之直捷。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眾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眾也。○此

份按語類云。後章方全是說推。章字不可去。

份按四書通金氏云。此段章句舊本云。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其後文公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於是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云云。愚謂觀此起處數語。方見得此處不當以推字立說。豈宜刪去。

且只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玉溪盧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為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為。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

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以下。皆就身上說。○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慈是明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喻戶曉也。○平天下章。老老與弟恤孤。卽此三者。是人人所同也。○吳氏季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衣。飢則欲食。疾病則欲撫摩。癢疴則欲抑搔。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瞭然於心。而未能宣之以言。則夫為之保抱。攜持者。莫難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臥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其用心。亦如父母之於赤子。則雖不能盡中。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處子。然既嫁。則有為入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先學字幼。而後適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真實無妄之心。而求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

妄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即保赤子之誠皆人心之自然而未有以偽為之者也聖賢可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夫子之所謂移孟子之所謂推其大學之所謂如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粲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眾之慈何也曰此舉一隅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降俗末則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當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於妻子具而孝衰則塗之人皆然而鬪牆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知之而慈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賢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眾之不出於慈則

困勉錄曰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一句要細玩蓋孝弟慈必須格致誠正脩許多工夫此獨言不假強為者只以其良知良能言耳故章句補此一句最妙又曰識其端而推廣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是格致誠正脩工夫都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份按推廣句仁山謂指誠求說蒙引謂是本文言外意乃聖賢進脩家法二說不同金說固有理然蒙引所云尤精

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孝弟矣循是而行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治雖不出戶可也○蒙引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文只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其所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即本文言外之意蓋所以言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也乃承上文識其端而言也蓋必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個孝弟成箇弟慈成箇慈而立教之本自我立矣○識其端而推廣之此千古聖賢家法也故聖經章釋明明德則曰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釋致曲章則曰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在孟子則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註云擴推廣之意其前篇釋是心足以王矣則曰王見牛之觥鯨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舉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知此則此節章句了然而近日諸說紛紛皆有不待辨者矣○推廣之說不是推廣慈幼之心以

困勉錄曰。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為仁之反。亦不必如吳季子以父慈子孝為仁。兄弟恭為讓。兩仁字兩讓字俱兼孝弟慈事。君

使衆也。聖人進修家法自是如此。即所謂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即所謂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即所謂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者也。○傳者所以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者。正為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教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立教之本兼孝弟慈言。所以謂之立教之本者。能孝弟慈。然後能不出家而成就於國。是成教於國。其本在此也。○細看或問細大之說。似終不如小註所謂即入所易曉者。以示訓之說。更詳之。○存疑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充其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事長使衆說又曰。自蒙引以下。皆無兼事君等解。仁讓者不知何故。困勉錄曰。朱子既曰。孝者所以事君。云云。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又云。一家仁。以上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殊不可解。翼註曰。貪是貪欲。戾是背理。總反仁讓。勿分。

份按身不修。則家國即不齊。不洽。句有病。此章皆是身家并作一處。以對教國。此處亦

國之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

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底效驗。○玉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才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

宜將家字包在身字中也。

困勉錄曰。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彼其機括伏於習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此說得最好。蓋這箇機本自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

大學大全 卷之二

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東陽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僨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惻隱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習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友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已也。雖欲不為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熏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壓。也。相挺為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

通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薰而善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敕厲。二十四縣。莫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况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僨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根。脩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

大學大全 章句下

七

吳因之曰。仁讓節言。教成於國之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此意。已明白矣。堯舜節復申說一家仁讓之意。見不能脩身齊家者。必不能教國。益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前後只一意。反復傳文。言家處必根著身。言身處必合著家。當併做一項事。而對

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盍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蒙引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存疑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此說更是。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國一項言之。不特此章為然。自家齊以至平天下。總不離身。蓋身乃萬化之原也。○翼註曰。仁包得讓。○說統曰。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概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其行仁之術。則曰恕。又曰。恕字要認得真。與不欲勿施不同。彼就及人處重。此就推己處重。○困勉錄曰。有諸已推孝弟慈言。無諸已。指不孝不弟不慈言。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蛟峰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通考黃氏洵饒曰。有諸已無諸已。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之意。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似說脩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

份按此章之恕推治己之心以治人也。下章及中庸之道不遠之恕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此以治己為生彼以愛人為主。固有當辨者。饒氏謂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著工夫。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入上著工夫。其說是矣。然其意却指有諸己無諸己為怨則大謬。夫有諸己無諸己治己也。謂之為怨之首則可。謂之忠則不可。註中明以有善於己無惡於己二句統屬之推己及人之恕。而饒氏顧以此為忠。豈朱子意乎。

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已先之也。○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己可推而欲及入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入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入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入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入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

史伯論遠道不遠而以施諸己而不願屬忠其失正同。朱子云忠恕兩箇相離不得。言恕則忠行乎其間。又云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北溪云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蓋忠者盡己之心也。盡己之心在內而不可見。惟於推己之際觀之則所謂盡己者可見矣。是故有而後求無而後非。與不願勿施皆推己之事。所謂恕也。其所以能之者則忠也。即恕便可見得忠。忠與恕如形影然不相離也。不得以有諸己無諸己及己所

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入由忠以為恕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為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實繁毒通者一紂耳而小民之敵讎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身而家自家而

不願為忠之事也。仁山雲峰新安黃洵饒所云。即雙降之意。皆非是。困勉錄却取雙峰說。其認忠恕恐亦未清矣。

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蓋同此一機耳。氓之蚩蚩至愚也。然上之所令與其所好同。則從之上之所令與其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幸之則易。以令驅之則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王君公而下。至於大夫師長各率其眾之多寡。雖若不侔。而其統御之道。皆必先已。而後入。惟已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惟已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已之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已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慈。行於已者。其所好也。使人從已者。其所令也。若令之以仁。而其所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其所好者非敬也。令之以孝。而其所好者非孝也。令之以慈。而其所好者非慈也。是謂所令反其所好。民胡為而從之哉。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為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已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愧之不暇。而何敢以此望入乎。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欲議人之為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已能無此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人乎。大抵正己之事。詳而正入之事。略律已之念。重

困勉錄曰。首節歸本脩身。固

而律人之念。輕味而后二字。則可見矣。恕之為義。曰推已。曰如心。推已云者。以待已之道。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入之心。亦如待已之心。是也。苟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入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喻哉。語錄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是責入之恕。繫矩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入之恕。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教之目。後面却是說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蒙引。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堯舜帥天下。以一身之仁。而天下皆從而仁。豈非一人定國哉。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能使之仁矣。是何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下一句。不要兼堯舜說。○堯舜帥天下。以仁恕也。○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而曰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就合家了。下文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

是正旨。但宜將身家并作一
件。以對教國。不應全重在身。
似上章話頭。

翼註曰。此結上文。亦當帶脩
身在內。故治國者。在脩身以
齊其家也。又要將上文融會
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治國
先齊家同耳。又曰。以上是詳
釋治國在齊家。以下是引詩
以咏歎之也。

困勉錄曰。下句宜其家人。蒙
引存疑俱云。不復指女子言。
就治國者言。極是。然其口氣
若曰。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

長使衆相對說。一家仁讓句內。亦帶脩身。下句便以
國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
此章是釋治國在齊家。不應說有善於已。然後可以
責家國人之善云云也。家只跟著身國字與之對。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
應經文其所厚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

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
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
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存疑故治國在齊其
家句。須通承上文結方說得。若只承堯舜帥天下以
仁說不得。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
斯能教其國如此。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 慕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去聲少嫩好貌。蓁蓁盛貌

興去聲也。於六義屬興。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玉溪盧氏曰。可以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附蒙引或以天天少好貌為
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

桃只是
桃身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良

法之也

其家人而后可教國人也。或
即以下句家人。單指女子。恐
未是。存疑又謂孝於父母。友
於兄弟。和順於妻子。是能善
其家人也。則此句又似不止
屬夫婦矣。尤覺難通。○翼註
曰。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
○份按困勉錄謂治國君子
能令女子宜其家人。翼註謂
教國人亦須切正內意。如此
說。方與或問刑于寡妻之說
相合。
翼註曰。宜兄宜弟。是國君諧
合於兄弟也。國君之兄弟。有
偏上之嫌。有奪嫡之忌。宜之
尤難。又曰。此教國人亦切宜
兄弟邊講。
困勉錄曰。其為父子兄弟足
法。蒙引云。不是一家之為父
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

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存疑說皆從之然看來此句自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一身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者見法君子之家之為父子兄弟者亦皆足法如此說方全○份按困勉錄謂父子兄弟足法兼君子之家方全其說亦是但須從君子之身說到家不可將身家平列也○困勉錄曰引詩三節本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仁山金氏曰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此意本朱子或問蓋即中庸所謂和妻子宜兄弟而父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如何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怨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脈貫通處

母順大雅所謂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雖非傳者味歎之正意然發明齊家下手工夫最深切著明

份按語類云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為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夫有而后求無而后非乃是推治己之心以治人而朱子謂此章是說化後章方全說推者蓋其所謂推者是指推愛己之心以愛人就政事言之也若推治己之心以治人却包在化之內朱子謂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可見有而后求云云亦包在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

深長最宜潛玩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詠其餘意○玉溪

盧氏曰此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兄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脩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身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眾而言是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

化之內總是說教之事也。金仁山分一家仁以下及帥天下。及三引詩是化。有而后求。是推恐非朱子之意。因勉錄謂與仁與讓帥天下。兼化推說。有而后求。是說推而化。意當補在言外。一家仁以前未之有也。以後皆兼化推說。平天下章上老老三句。亦兼化推說。此與愚所謂此章推字。包在化字內之說。大略相同。蓋就教言之。則所謂推者。不過欲其化耳。或問所謂已推而人化是也。故謂之兼化推說。可謂之言推而化。意在言外。亦可謂之推即包在化之內。亦可。若下章就政事言。則推字方另在化之外耳。呂晚村曰。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

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與於孝。又言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深淺可見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未向方說天下。又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愜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耳。又曰。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興感也。但化之意。已在治國說盡。故此章止重處之邊發明。○困勉錄曰。淺說首句。另作自內及外之意。殊與下文不相關。時解則謂平天下不外於治國之孝弟慈。可見平天下在治其國。如此則首句與上老老三句相應。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也。矩所以為方也。矩者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為喻。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亦可以見人心之成。教於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新安陳氏曰。可見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人同欲遂其孝弟。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物即人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朱子曰。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

然與未句仍未相應。愚意不
但孝弟慈是治國之道。即
矩亦是治國之道。但前章會
而不露耳。故講絜矩。亦須與
治國相關。然後首句直應到
末句。○份按上老老三句。此
言家國之矩之一也。由此可
見國與天下之矩。無有異矣。
是以君子絜之。而有政事之
施焉。夫使政事之不施。則民
雖興起於善。而不能自遂其
心。故曰君子不惟有以化之。
而又有以處之。然治國亦當
自有政事。其民亦豈得無所
以處之者。乃必在平天下章
方言政事何也。因勉錄謂家
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
相通。便有政事制度。此言却
似治國全不須政事者。恐未
的當。呂晚村謂國之政事。與

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
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
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
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
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
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
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
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
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
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
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
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
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方
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絜矩
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推
而措之。○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
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
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興孝興弟不

天下政事。許多參差。不齊。其
矩雖同。而絜處則有不同。似
為近之。然愚玩章句曰。亦可
以見人心所同。曰必當因其
所同。但言國與天下之同。而
不言及其不同。或問亦極論
人心之同。而歸重於所以處
之之道。蓋五方異宜。性情風
氣種種各別。俱包在所以處
之中。此節所重。却不在此。
只重在有以處之上也。要其
所以不在治國章言之者。古
人文字原可互見。故於治國
章言教化。於平天下章說政
事。非謂治國不須政事。平天
下不須教化也。特互相發明
耳。因勉錄又一條。謂絜矩亦
是治國之道。但前章舍而不
露。此說却精。
份按皆比以推之比字。乃自

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
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
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
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
言躬行化下之說。○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
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
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
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
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
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
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比以推之。○雙峰
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
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
絜者。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
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玉溪盧氏曰。矩猶
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

此二字之訛當改正。困勉錄曰：朱子雙峰皆謂矩者心也。玉溪雲峰則謂矩猶則也。蓋所謂心者，原指義理之心，非有二說也。份按雲峰分此章為八節，其說皆不的當，而以財用與好惡對舉，又以楚書一節為起下用人，以孟獻子節為用人當取其繁矩，尤非是。又按困勉錄云：此矩字與論語志學章矩不同，論語矩字，統明新之至善，此矩字，只是明德之至善。繁字方是新民之至善。雲峰說殊謬。愚謂志學章矩字，雖與此偶同，然牽扯來說，殊無意味。其謂志學章矩字屬體，此章矩字屬用，尤為支離。

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與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之矩，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為

份按許氏分此章為四節，亦是。但將楚書二節連秦誓以下為第三節，此却未安。楚書二節章句明言又明不外本內末之意，自應連上慎德云云說也。第四節謂生財當用君子，亦非正解。至其逐節中又分小段，則尤破碎不足觀矣。

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己之心，度入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黃氏洵饒曰：章句云分願即謙卦稱物平施。○吳氏季子曰：人同一心，心同一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且夫老吾老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興於孝，長吾長非欲使民之悌也，而民自興於悌，恤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同天下而一理，合千萬人而一心乎。○附蒙引朱子曰：矩是心也，孝弟慈便是矩字，固然是心，然須足出平字意，矩是平物之具，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截定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

家齊而國治也。下卽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或問中人心二字亦然。或問云。前章專以已推而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化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二之字。皆指天下之人言也。蓋自興孝與弟。而可以見入心之所同。時便已有化天下之意。在者泥或問。不惟有以化之之字。爲指國。而又有以處之之字。爲指天下。以爲二之字。不同。謬也。且如其說。則是上章所云者。只是化。而尚未有以處之也。若未有以處之。如何可謂之國治。故或問要看得活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凡幼皆在所恤。獨言孤何也。曰。哀此熒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是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也。○存疑。推以度物。裏面便有事了。故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下條六箇。母以字可見。或問自明白。○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意以其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關。

翼註曰。上下前後左右俱泛說。不作平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君臣。○吳因之曰。本文六母以字最重。不可輕看。講母以處。全要發出能度意。方見是繫矩。註度上度下等句可玩。○困勉錄曰。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故解繫矩。獨就所惡處說。翼註云。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繫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繫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聲
上下四旁。上下已見上文。前後左右爲四旁。四旁卽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

份按經文能慮內其義固無所不包然必以為自此而來則迂矣。
份按所操者約是言繁矩所及者廣是言無一夫不獲其所今將繁矩分配兩句謬矣。

份按語類云將所貴士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此是緊承在我上者說下文方更就下之事我說自有片段今本將下文下之事我云云改入此處便覺雜亂。

一夫之不獲哉

新安陳氏曰有此繁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

果得以遂其心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繁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來章句所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

即新民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矩字此心所操者止至善

約加一繁字此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

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

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

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

於左母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份按做九箇人來看九字方七字之說當改正。

只以已對人言若繁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繁矩○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日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雙峰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

之兼愛佛氏之平等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閒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不閒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潛齋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即方矩之體也。自此至卒章，皆發揮絜矩之事。○吳氏季氏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故其與入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從曰交處之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之謂絜矩。舉天下之圓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

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絜矩之喻，何如哉？試自在官者言之，上有君下有民而已，立乎其中者也。莫非王事，我獨賢勞，嘗病君之不吾察矣，則使民必以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也。又自在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立乎其中者也。厥考作室乃弗肯堂，嘗患子之不吾肖矣，則事父必以孝，不然是以所惡於下者而事之，非絜矩也。以至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故我能老，老人亦得以老，其老我能長，長人亦得以長，其長我能恤，孤人亦得以恤，其孤無厚薄無餘欠，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源金氏曰：六所惡已所不欲也。六母以勿施於人也。此處當絜。○蒙引：所惡於上者，固即是矩，母以使下者，固即是絜，矩但未足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終是要四畔周匝意思，出故章句一則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二則曰：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

說統曰按所好好之下好之二字有區處以爲民聚欲意所惡惡之下惡之二字有經書以爲民去惡意。○吳因之曰民之所好好之二句須發出度民心意乃是能絜矩則爲天下儆辟字須發出度民心意乃見不能絜矩份按此之謂三字言必如此方當得父母之稱何等鄭重若作效說便全無氣力。

大學大全 卷之二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

心爲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東陽許氏

曰二段言能絜矩之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

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

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

人也一章放此蓋身爲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衆得國○吳氏

季子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爲后王君公奉以爲大夫師

長徒以求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爲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己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麗乎人偽者猶己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能絜矩而足以爲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附蒙引以博文味之則似不以民之父母爲效此之謂三字可見也以章句味之亦然則是二字可見也既曰愛民如子又曰民愛之如父母者愚所謂理之必然也蓋主愛民如子四字而以民愛之如父母數字足其意耳○若不足以民愛之如父母一意則亦非下文得衆則得國之意且又不見其爲能絜矩之得也○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指用入言以爲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入所惡惡入所好正與此相應者誤矣原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入者味本文之旨則但見其概承上文絜矩而言耳味章句之詞亦但言其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已心而已皆未見得專就用入一端言也其固執專就用入一端言者謂下文好人所惡條章句云自秦誓曰至

大學大全 章句下

七

四書釋地又續曰師尹周大師尹氏也不知於吉甫為荷人而其姓實曰姑故都人士之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箋云吉讀為姑周室婚姻之舊也余謂上為氏下為姓猶之齊姜云爾宋子云爾非同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單以氏稱者鄭夾溪譏史記莫辨姓

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遂以為此兩節皆是言公私好惡之意抑不知此章大旨止是繫矩繫矩只是與人同好惡好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如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繫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故或上節概言好惡下節專就用人言好惡其言用入雖若與上不同其就用人言好惡則無不同也此便是申言好惡矣安得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遂以下文反證上文謂其亦專就用人一端言邪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與氏竊恐詩集傳亦不免此

四書釋地曰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陽是也今曹縣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如南山之壽幽南山

若不能繫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

天下之大僂矣此言不能繫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即

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象失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繫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嵬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所刺則失繫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者巖然高大之貌南山即終南山在關中最高大周都鄴鄙此為境內之鎮故周人多託以比與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大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豈不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觀山石之巖巖見師尹之赫赫四方之民唯爾是瞻而好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豈大學之所謂繫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

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蓋田整屋四縣。然同一南山也。天保則以祝君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份按蒙引又一條。謂不可不慎。且慢說出好惡。非是。當以此條為正。

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疾其好惡之偏也。宗周之滅為天下僂孰大於此。有國者其可不謹乎。附蒙引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文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故繼之日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份按許氏原文曰第五段引

雙峰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眾則得國。能繫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眾則失國。不能繫矩而辟則為天下僂者也。○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入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入心也。得入心所以配上帝。失入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入心之向背。入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繫矩與否而已。得眾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眾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繫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繫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第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脩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入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繫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脩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繫矩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繫矩是義以方外。通考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眾得國結能繫矩之效。

大學大全 卷下

五

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當監視之。而知天之大命不易得也。命不易。即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此段結上文兩段云云。今將許多語俱刪去。而從上文兩段四字說起。看去全無頭腦。且許氏所分第一節五段前。既載其一段至四段。則此第五段云云。亦不應獨刪去。

失衆失國。結不能繫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惟新之命。與顧視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之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吳氏季子曰。上文指言繫矩不繫矩之效。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之失。國而思所以為繫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配天。其澤豈有他哉。亦不過得衆而已。師衆也。得與喪為對。未喪師者。得衆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又決於衆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繫矩不繫矩之間耳。繫矩謂何以已之心。得衆之心。而從其所欲也。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不亦難乎。故曰。峻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繫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寡。而撫千萬人之衆。苟不繫矩。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存疑未喪師。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此之謂民之父母。這便是得衆得國。辟則

翼註曰。先字當承慎好惡求不當對下文入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又曰。慎德不可就作繫矩。慎德在繫矩前一步。繫矩是王道。慎德是天德。然慎德即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繫之耳。又曰。有德此有人。要入公好惡在內。有德則能繫矩。以公好惡而得入心也。又曰。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與得衆得國同。如云人新附。必擊其土而來歸。人永戴。亦保其土於不失。○呂晚村曰。入土財用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入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句只

為天下修這便是失衆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入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應上文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朱子曰。為國繫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雙峰饒氏曰。格致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王溪盧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繫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為大學一書之

一句。故下文直接財字。又曰財用二字。從得求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入土即眾國財用則眾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支節。
份按許氏原文云。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以下。為第二大節。言為入土者明德為本云云。至取於民有制之下則云中分五段。此一段君子先慎乎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生而有財。太全不知其本為一條。而析之為三。疎矣。此一段一字誤為二字。當改正。

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東陽許氏曰。言為入土者明德為本。而財用為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為本。繫矩而取於民。有制。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二段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董氏彝曰。首章明明德。明德以自脩。末章慎德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繫矩者。為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為急。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語之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置厚薄輕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能繫矩乎。不知君子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患吾德不脩耳。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主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而財為末。昭昭矣。附淺說。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繫矩。然其所謹。而當先者。又在於

份按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繫矩之道也。君子先慎乎德。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繫矩之本也。蓋有國者。必慎於好惡。方是能繫矩。然其所當先慎者。尤在於德。章句云。德即所謂明德。其又在公好惡。能繫矩之前明矣。蒙引謂公好惡。就是德。反以或問所云為未精。謬甚。

翼註曰。德者。即承上起下也。不是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末。只是說德為平天下之本。財為平天下之末。重德邊。又

德也。蓋德者。繫矩之本也。苟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謹德之所以當先也。殆必格物致知。以啟謹之之端。誠意正心。以致謹之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繫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仰。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愛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脩而眾善集。德之當謹也。何如哉。○存疑。繫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曰折衷云德為眾務之所從出財為有德之所自致此二句佳蓋德不但生財凡繁矩公好惡以至入土財用皆生於德若說德為財之本便不完若但說要務先圖似亦不透本字

份按許氏此條所云二段三段分得太確可併為一段

份按爭民施奪便是以利害言矣

困勉錄曰外本內末與有德反對○說統曰是故二字承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

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

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三山陳

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

矩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

有制○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

文本末不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財是聞毋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上爭奪來言民至爭奪而尚得有其民乎此與有人有土

反看重上句下句帶言○份

按此承上外本內末來故重

在財聚民散句仁者以財發

身節承生財有大道來則重

在仁者句蓋財散則民聚不

仁者以身發財二句特以足

上句意耳

困勉錄曰財散許氏以不過取言吳季子以散財發要言亦當兼用財聚亦當如此反看

說統曰是故二字又承民散來言民散而尚得有財乎此與有財有用反看重下二句言悖借來引起○翼註曰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散之後有三層意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

有人矣括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唯知聚財而不思

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

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

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

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

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通考吳氏

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

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

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

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

大星大全 卷下

也。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概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其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己，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為不可悖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入，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未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桀自言如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秦人頭會箕歛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翼註曰：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

承民散悖出來，又曰：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又曰：折衷云：謹德而能絜矩善也，據此則善字當兼德與政說，不善亦然。又曰：二之字指天命，究天命之所為得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見。○困勉錄曰：此節二之字指天命，而人心在其中，與前得眾得國分看者不同。玉溪以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去則天命去，數語微混。又曰：有謂康誥節主天命說，峻命節主民心說，不知峻命節說得國，原包天命在內，康誥節說天命，原包得民心在內，不可分看。份按務財用，正是不能同好惡處，豈可說成兩截。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申前得失矣。以財為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眾失國矣。○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雲峰胡氏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矩，任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省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韓氏古遺曰：惟命亦應其命，維新善能絜矩，不善不能絜矩。○黃氏紹曰：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願

說約曰楚書一條據許氏饒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而起下文之用入故欲書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入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云文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是未及用入也不知帶在第三節之尾而自秦誓以下方作第三節為安淺說達說亦同此解

誕天之明命新民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惟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予以為德也於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吳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所在何常之有有德有人為善善則得之悖入悖出為不善不善則失之矣此其利害較然明甚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則如此斯皆言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貨之不足貴乎○存疑慎德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可知也不慎德而財聚民散則天命之失可知也故引康誥之言以結之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珩白玉之橫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用入中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名重耳**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

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

份按所謂仁親者愛其親之

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喪即出亡也。父死而欲反國。求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也。○古栝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四明季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雙峰饒氏及之。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為得國為寶。而以為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

謂也。與用人何與。而乃以為起下文乎。其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亦只說得楚書節說不著舅犯節也。份按許氏謂舅犯為寶。人起下用善人之說。大認蓋雙峰雲峰及許氏之失。大抵皆同。

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入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濶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人民之不眾。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終於不能絜矩哉。汎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為重。故算舟車權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閒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絜矩之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絜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辯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絜矩章。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已

欲而不知
有入也

摘訓曰。若有一个臣。不必專就賢臣說。斷斷是一个臣。媚嫉亦是一个臣。○翼註曰。斷斷。今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今即形容其無他技也。斷斷。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在心內。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葉。故曰一。究其所謂無炫飾。無枝葉者。只是無技而已。故曰形容其無他技。不可以斷斷。今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斷斷。今無他技。就外貌說。故下以其心二字轉語。又曰。凡人情以才不自已出為嫌。今日若已有之。是不以才不自已出為嫌也。與下媚嫉反看。一說。凡已有才。欲盡其用。今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

曰。若已有之。必盡其用也。亦覺懇透。但前說於容賢為切。○困勉錄曰。彥聖二字。諸講俱不分明。蒙引曰。彥美士也。美是懿美。指純德君子言。依蒙引則彥聖當分知行看。又曰。說統云。以能保我子孫。作句。黎民帶下讀。以霸國重字孫也。蒙引存疑。淺說翼註皆主此。或曰。保子孫。保黎民。均重對說。而以尚亦有利。總承主此為正。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三山曰。聖字專言之。則為眾善之極。對眾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

份按一个臣。員下兩段說。不專指賢臣。盧氏稱為挺然獨立。而無朋黨。非是。○四書釋地又續曰。秦誓更繫於封殺。尸為發喪哭之後。書厚則謂敗。隨還歸而作。王伯厚亦莫能折衷。但云二書各不同。金仁山竟從史。余以左氏傳考

聖此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知仁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問。黎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為言何也。朱子曰。如桑弘羊聚斂。以奉武帝之好。若是黎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用。必是侵過著。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黎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黎矩。此不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黎矩事事亦當黎矩。○玉溪盧氏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而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己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

之誓當作於禧二十三年夏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
且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殺戶
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
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
辭哉殺晉之南境從秦嚮鄭
路必經之括地志云二殺山
一名欽登山在洛州永寧縣
西北二十里即古之殺道蘇
代謂之殺塞淮南王安謂之
殺阪司馬遷謂之殺阨馮異
謂之殺底孔穎達謂之嶠關
元和志謂東嶠至西嶠二十
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
是也

大學大全 音句
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
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
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
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
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
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之先務也○蛟峰方氏曰
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比
他有容之大○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絜矩而人所
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絜矩而人所同惡者也人君
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絜矩之
大者○東陽許氏曰三段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公
私尚亦有利哉以上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入
以下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入通考黃氏洵
饒曰一个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此一人似房玄齡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
似李林甫○楊氏烜曰不啻猶豈止也○吳氏程曰
寔當音植實是也○吳氏季子曰秦誓所舉乃大臣
之事大臣能絜矩則盡黜聰明不事表襮其中雖多

明。

份按大臣非惟不熱中二語
殊不著題大抵此君語多雜
湊。

林藝外視一無技能此心休休然寬平廣大見人之
有技則一如我之有技見人之彥聖則不啻我之彥
聖技以辨事言聖以料事言辨事而成料事而中為
大臣者非惟不熱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猶我懇切
真到若得其所甚好者用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
之君之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蒙其福國家之利孰
大於此乃若不能絜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
加我其心忿戾而不平蹙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
不下於我則媚疾以惡之媚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
則併與其人而憎之人雖彥聖以為不出於我則違
之俾不通違者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
而敗之務使天下之人才俱莫已若由是嘉言伏賢
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
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自常情觀之容德之於
子孫黎民若無關係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如
賢嫉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
日以能保不能保則日以不能保以之為言猶左氏
所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言皆由乎此也附淺說若

份按如有容蒙引謂如物之有容者。淺說謂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而蒙註則云如有容不似如物之有容。只是心有容也。曰如者形容之辭。休處難以名狀。故不徒曰有容。而曰如其說不同。愚謂若依蒙註。謂難以名狀。故曰如。恐與下文實能容之句有礙。蒙引淺說所云是也。

翼註曰。二能字要與下節相反。愛入之所公愛惡入之所

公惡。此反拂性也。愛入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入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嚴。此反命過也。○困勉錄曰。天下有可直之小枉。故舉直以化之。有不可容之巨奸。故放流以絕之。此皆仁人之天則也。如漢王允窮草黨。以召關東之變。則昧孔子化枉之仁。唐五王留武三思。以釀韋后之毒。則違放流之矩。○份按困勉錄云。章句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二句。是總發大意。蓋仁人二字。是以人品言。公正二意皆在其內。能好惡。則是公正之見於好惡處。但就公正之意推之。則正又本於公耳。蒙引淺說皆以公貼仁人。以正貼能好惡。未交論語唯仁者能好入註同。愚

有一个臣斷斷誠一。不事表暴人之視之。若無所能也。然器宇寬洪。度量弘廓。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莫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休休然。亦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也。○蒙引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有德無才。○即是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辭。兩句文意頗類。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又如鞠躬如也。如不容。足縮縮。如有循之類。○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媚疾以惡之也。蓋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如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以能保我子孫以字。人皆以入君用此人為言。殊未是。秦誓之言。重在入大臣。曾子引之。亦取好惡公私之意。以明絜矩。豈必主於人君用之哉。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

雙峰饒氏曰。惡入之所同惡。好入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絜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

謂論語註公正二意雖不可分貼然玩此節章句語意却似以公正分貼者當更詳之
份按既引古語不應獨去了能愛人三字盧氏所云恐非本旨然其議論自佳

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為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絜矩之故見不能絜矩者則惡之必欲屏除流放諸四夷不復之得同中國以害吾治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眾之所惡已亦從而惡之絜矩而已矣何者絜矩則知眾心與已心同眾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彥聖已獨何為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眾進棄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為能絜矩故惟仁者為能愛人能惡人他人則蔽於私意已之所愛未必眾之所愛也已之所惡未必眾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深為元愷之蠹使舜不能以己之心喪元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猜譖庸回以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狠明德以害元愷不顧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禦魍魅哉絜矩工夫必如舜而後可附蒙引必能於媚疾者放流之而

困勉錄曰命作慢兼懈怠忽

略懦弱三意忽略是不經意若謂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也不是遲慢之謂○翼註曰過字是太過之意不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他寬縱了份按薛文清云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

其放流之也又直至進諸四夷方為仁人之惡人方為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照看便見得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聲相近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

而未仁者也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雙峰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好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通考

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困勉錄載此條。而指為真西山語。蓋誤認讀書錄為讀書記也。

大學大全 卷之五

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

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朱子曰。斷

絜矩。媚疾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入所惡。惡入所好。是大不能絜矩。○栢蒼葉氏曰。

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入好惡之常性。今有入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雙峰饒氏曰。好惡與人異。

菑必逮夫身。桀紂是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入之性耳。苟好惡善而拂入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菑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雲峰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入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吳氏季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又香臭不分。愛

菑必逮夫身。桀紂是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入之性耳。苟好惡善而拂入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菑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雲峰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入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吳氏季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又香臭不分。愛

大學大全

章句下

卷

翼註曰君子以位言之不指已能繫矩者看蓋下文仍有驕泰一邊也又曰註兼脩已治人重治人邊脩已帶言又曰忠信驕泰俱屬心忠信真心也驕泰是妄心也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已字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

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

道謂居其位而脩已治

人之術

道即大學之道脩已明明德之事治入新民之事也

發已自盡為忠循

惡易位不知繫矩民斯為下矣繫矩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繫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附存疑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惡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尤明好惡拂入之性又不止徇於一已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首南山有臺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之辟則為天下戮是言好惡之私未至其極也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不止用人一端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喪若用入一事則所關為尤大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

以心言物字以理言如為子而盡其欲孝之心是忠為子而循其當孝之理是信蓋忠者衷也由衷不欺之意也若不盡心便是自家欺瞞了信者實也以實不浮之意也若不循理便是虛浮不實落又曰盡心者不欺其真好真惡之心循物者克符其當好當惡之理困勉錄曰按達說云忠信就心言不過一誠而已不可入好惡在內好惡用在得之上而翼註以好惡入解者蓋誠原只就好惡上見好惡原不止是治入之事也達說甚拘○份按繫矩之以好惡入解本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忠信之以好惡入解誠意章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

物無違謂信

朱子曰發於已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

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

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

平聲決矣

朱子曰初言得眾失眾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繫矩之本能繫矩者所以泰者在已自恣不能繫矩者也○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眾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峰胡

份按雲峰將好惡之繫矩與財用之繫矩對舉而言而以驕泰二字分貼非是

份按許氏謂此節是言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殊非書

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繫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繫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已有矩之心而發已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繫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繫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繫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繫矩者也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繫矩不能繫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繫矩則得不繫矩則失○吳氏季子曰此章三言得失初以國祚言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也次以天命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也然而所謂善所謂得眾孰不出於為入上者之一心哉大學至此則又窮原反本而歸之於心忠信驕泰皆心之所為也心乎忠信則能繫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眾乎心乎驕泰則不能繫矩而所行

份按呂晚村謂大道不當直指繫矩之道所謂繫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

皆不善豈不失眾乎國祚之脩短天命之去留往往由此合二程子之說而觀之蓋凡已當為之事必求以盡之一息不能自己者忠之謂也凡物當然之理必循而行之一毫不能有愧者信之謂也有如心雖已正而自晝至夜自夜至旦汲汲然惟恐其未正身雖已脩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孜孜然惟恐其未脩反觀內省吾之脩有所未盡吾之責有所未塞則惕然其不自安雖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為忠者如此為入君則待其民者必以仁惻隱之心生於要譽其為仁也不誠則非信矣為入子則事其親者必以孝能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為孝也無實則非信矣是必言行相副而後可以為信表裏如一而後可以為信忠也信也萬善之基而繫矩之本也語錄君子有大道云云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已復禮等語皆是也○淺說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繫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

二字對非即大道也愚觀或問云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乎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欲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夫忠信乃絜矩之本可見忠信之所得者即得此絜矩之道也大道之為絜矩之道也明矣不得云絜矩與忠信對非即大道也與人同好惡者絜矩也驕泰則不能與人同好惡亦可見驕泰之所失即失此絜矩之道也北溪雲峰東陽吳季子及蒙引存疑之說皆同或疑絜矩本是治人之事章句何以却兼修己言之蒙引謂治人離不得修己而此章絜矩之義矩是修己絜之則所以治人此說足以釋其疑矣○君子先慎乎德此絜矩之本也

大學大全 卷之三 章句
所執者要而所御者煩大中至正非若私意小智之用周徧廣潤非若私恩小惠之施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寧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已徇私泰焉而人從欲則一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雖有絜矩亦有所不能矣且其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雖欲絜矩亦有所不可矣大道寧不於是而失乎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做恕不出也然則欲絜矩者盍求之吾心乎心者眾理之會也萬化之原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絜矩矣能絜矩則能用入能散財必不用小人以病國必不外本內未以聚財矣○按此好惡乃統理財用入而言非專根用入也不可誤看○存疑此大道即是首節絜矩之道是故二字則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言好惡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不能

忠信以得之亦絜矩之本也困勉錄謂忠信以得之即君子先慎乎德信然

絜矩則為天下穆而失眾失國財用能絜矩則有人有土不能絜矩則財聚民散用入不能絜矩則蓄必逮身不能絜矩則反是明驗大效固彰彰矣然絜矩之所以有能有不能者則忠信與驕泰之故也○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而言之是盡心而不違於理也這便是忠信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正心脩身是誠身事皆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功地位故曰即明明德事○循物無違是解字義如此若會其意物即理也蒙引似把忠信錯解了蓋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今蒙引以子願孝為己之心父欲孝為物之理子盡孝以事父為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忠信分屬人已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原來蒙引是認物作人故如此說此有一處可破之易恆卦云君子以言有物亦欲以物作人耶此物雖非循物之物然亦可以相發明○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萬物皆備於我反

身而誠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矣。故能
知千萬人之心。卽一己之心。以一己之心。爲千萬人
之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奪民之財。不
拂入之性。而得大道。矜非矜也。廉之矜。乃伐自矜
之矜。矜自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人
而務外自高。則少誠心。以其務外而不復向裏也。自
高而不復下意也。曾子謂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
正。以此矜高與發己自盡正相反。侈是侈然自放之
侈。肆縱肆也。侈肆。恣意妄行。不循法度也。與循物無
違相反。惟驕故泰。務外不情者。正不欲循於物也。
不循於物者。由務外不情也。與忠信一般看。○務外
不情而不循於物。則私欲蔽固。但知有己。不知有人。
而不繫矩矣。所謂恣己徇私。以入從欲。不得與人同
好惡也。所謂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
胡越。雖欲繫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通也。○或問恣
己徇私。以入從欲。在失之內。恣己徇私。但知有己也。
以入從欲。不知有人也。卽所謂好惡徇於一己之偏
也。蒙引貼驕泰。恐非。○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猶所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桀紂之失天下
也。失其民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者。猶三代之
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也。忠信以得之。
驕泰以失之者。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無忠做恕
不出也。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
失。係於繫矩。末言繫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
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衆失衆。忠
信驕泰切於善不善也。○蒙引釋大道必兼脩己言
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終離不得脩己。以此章繫
矩二字求之。矩便是脩己者。繫之則所以治人矣。故
釋新民章。必先之以盤銘。言自新而自釋齊家治國
以下。皆必以脩己之事爲言。此理萬古不能易也。○
大道正指繫矩之道。此箇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
故謂之大道。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
道而何。○忠信與大道俱說得孝弟慈。但忠信之孝
弟慈。是所謂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者。是脩己事。
大道之孝弟慈。則是所謂繫矩之道。使天下之人各
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是推以及人事。○此忠信是

呂晚村曰。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而近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單言忠信與論語三省章分說不同。註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朱子小註云。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可以證天理之為道。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音潮

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

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眾。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

困勉錄曰。此節與忠信不相接。而與先慎乎德數節相接。蓋因財用為有天下者所不可缺。故復申言之。又曰。生財五節。總是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而就中細分之。又自有二意。一是不當專利之意。一是不必專利之意。二者內。又各兼是非利害兩意。義之所安。即為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必專也。義則財恆足。而發身而不悖。此以利害論之。而見其不必專也。義之所不安。即為不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當專也。利則其專。此以利論之。而見其不當專也。生財三節。是不必專之意。蓋獻子二節。是不當專之意。生財三節。皆是不當專之意。生財三節。皆是不當專之意。

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

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

世異矣。○雙峰饒氏曰。財者未也。財雖是未。亦是重

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眾至用舒。此四者

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玉溪盧

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

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

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

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

就利害上見其不必專。不就是非上論。而是非意則當見於言外。孟獻子節。是就是非上見其不當專。長國家節。是就利害上見其不當專。又曰。生財有大道。至末。不過是即先慎乎德。至仁親以為寶一段。而覆言之。非有二也。

以聚斂為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關殉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為國。亦不能以捨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汚吏浚民以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財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眾。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歲杪制用量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眾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

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恤也。迫於費用。則雖惇入。惇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蒙引。生之者眾。四之字。皆以財言。註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說來。曰。有土。此有財。但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為切。故截自有土有財言。或問亦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絜矩。○不可以此節為生財。下節為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困勉錄曰。蒙引云。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說。未是。蓋既曰仁者。則自然體用俱備矣。但仁者。當究提慎德來說。到以財發身。則專就絜矩說。余初誤收蒙引。○翼註曰。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以身以殖。
貨。宋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承職反。

則尊榮矣。又曰：不仁者輕看。○呂晚村曰：散財得民四字，是以財發身言。若泛講善用財以成功業，則與仁字無關切矣。

因勉錄曰：生財有大道，至此節總是一意，則財恆足矣。即是以財發身，即是好義不悖。出但仁者節，則推一能行之人，重仁者二字，未有節則決言其效重三，未有字。○呂晚村曰：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翼註曰：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良心寬說，未有指實如云感恩思報，懷德效忠，而

竭其忠君親上之誠，便是又曰：終事還依舊說，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是蓋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觀觀乎。○吳因之曰：終事守財，便是義以生仁，雖謂上以仁感下，以仁應如此說，亦得。但民以分言，還須說義為安。

份按蒙引淺說釋好義，皆就力役輸賦實事說，翼註則虛說二者，似皆有理。或謂若如蒙引淺說實講，恐侵終事守財本義，是殊不然。夫謂力役為好義，是就民之効力於上說，終事乃就上所為之事有成說，其謂輸賦好義，是就民之納財於上說，守財乃就上

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亡也。○雙峰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之，以興即其證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未不仁者內，未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

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玉溪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通考東陽許氏曰：三段言內本外未之效。○吳氏季子曰：上文既示入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斂，此又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斂，聖賢惓惓之意，至此而益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所以裁其身，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而我輒專之，爭之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當務散之以與人，共蓋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毋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缺望，何故寧發之而不吝，關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紂以身死而易，傾官鹿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瓊

之財不為人所奪說自不相妨此蒙引淺說所云固為有理也然如翼註將好義虛說而以終事引起守財亦甚得旨故兼採之

份按終事謂上所為之事無有不成就吳季子謂是民愛戴之心有終恐少差

林大盈之積其事可睹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叢於厥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義故自古以至於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好行小惠以干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為仁既出於所好之真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烏乎而不終國之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寧反覆也

附淺說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於已則損於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於此則應於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斂以

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為下者必服勞供貢而為其分之所當為趨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則在上所欲為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亦皆為吾有矣未有不既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利哉

蒙引好仁內有絜矩○好仁內既有絜矩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故戴之為君親之如父母車乘芻粟民為之出板翰力役民為之供是好義也民既如此好義吾見事必有終為臺為治則不日成之鑿池築城則效死守之以戰則勝以攻則取舉無不如吾願矣是為事必有終也○其事上之事也與下文非其財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呂晚村曰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一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或問引公儀子童

子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證下段亦是並舉不得知作時文者略過上二段側重下段也○翼註曰不專利便是義利字根雞豚牛羊聚斂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青岩居士曰上節好義自民之義言此以義自君之義言即君之義感民之義而得其終事守財而為國之利不亦大乎○困勉錄曰此以義理論不以為利為利者未說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不可也以義為利者亦未說到義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即是利也下節方極言專利之害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上聲喪祭用冰者也新

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駟馬詩云四牡駟駟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戶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冰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甄大口

份按語類云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今刪雞豚二字便不能括畜馬乘二句矣

份按春秋仲孫蔑卒於襄公之十九年是時孔子尚未生也乃謂獻子嘗師子思乎

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

一丈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采音菜采地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亡

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甄音縑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戶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二尺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峰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

份按許氏以利害二字分貼二節非是

四書釋地續曰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夫皆然何况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其有采地不待言何以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獨以采地震而歸之雖本鄭註未允余欲易之曰百乘之家采地之至大者也且出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擬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

義為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仁山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吳氏季子曰以義為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烏識義為何物哉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牛羊以謀孳息之利其貪執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貧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斂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

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附蒙引不畜聚斂之臣或以為此兼用入言非也須看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句下文雖有必自小人之說亦只是言小人壞之於前雖君子亦不能善其後以明以利為利之害耳故章句曰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

說約曰彼為善之鄭註云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金仁山云彼為不善之小人今依達說參而解之曰彼反以小人為善則下使字亦屬君似從俗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

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直容反

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

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入心而于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以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吝不務言愈丁寧逼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入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

份按生財節務本節用二意並重安得有能使天下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之說乎

入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入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用入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峰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能愛入能惡入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未又舉獻子之言者用入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不能絜矩者媚疾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東陽許氏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為再三戒用入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

大易卷之三 言今
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小人不能繫短而生財之害。○吳氏程曰彼為善之陸宣公全引中間無此四字蓋衍文耳善者作善人。○愚按彼為善之仁山金氏作彼為不善之小人似為明白。○吳氏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卿大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蓄害安得而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拯之君子固不辭難也然事勢已極不復可為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由此觀之則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昭昭矣大學重言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大抵小人之於國家貽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此盜臣也有為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

呂晚村曰理財用人之說出於講章無理之甚者也且如楚書節以上云是結言理財然上文一則云爭民施奪再則云財聚民散三則云悖人悖出但是言末之不可內財之不可聚耳何嘗有理財之意耶且註中明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楚書兩節言無以為寶者總是不內末其曰善人為寶仁親為寶者結是不外本耳但其所云本者德也君子先慎乎德固是本內本以善人仁親為寶亦是內本則楚書兩節固不是結上理財並不是起下用入今

臣也自常情觀之則聚斂之罪孰與盜多然鳴鼓之攻夫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怨名禍有甚於盜者聖人蓋嘗權衡之矣夫小人亦不能繫短之故耳不能繫短蓋亦徒知以利為利而未嘗知以義為利也知以義為利則必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剝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揆之於義安乎否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者施於人則人人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安自無不利矣學大學者其謹於義利之辨云附蒙引前條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只是義之所安即為利未是以為利之害處而照見為義之利也何也畜馬乘之不察雞豚伐冰之不畜牛羊與百乘之不畜聚斂之臣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為非是計到為利之害而不為也故章句云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或問曰仁者之心至誠惻怛云云也至下節必自小人一條乃是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猶誠意章上段言君

俗說既分理財用人而於此兩節則又云是結理財而起用人果如其說何不可竟割此兩節並入用人然又礙註中又明不外本內末一句於是支離穿鑿為此葛藤此尤無理之甚者也又曰通章只講絜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入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又曰孟獻子節止言義利無兼理財用人之說○夏雨蒼曰說者謂慎德五節屬理財秦誓四節言用人孟獻子二節言理財用人合皆非章句之意也章句總論一章之旨曰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今細按之樂只三節言與民同好惡也慎德五節及楚書一

子必慎其獨也是自君子言之至下段極言小人不能慎獨之弊欲其重以為戒而又言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結之二處義例正相類也○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槩說蓋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箇絜矩意在耳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朱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入心向背若能以公減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入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絜矩

節言不當專其利也秦誓四節申言當與民同好惡也生財節至末申言不當專其利也皆推廣絜矩之意云者謂樂只以下所言皆從首節絜矩而推廣之也蓋首節所言絜矩本指推此孝弟慈之心言至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較說得濶故是推而廣之也○份按大學語類云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其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又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在於財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二禁乃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

其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緒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道以已知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峰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私必至專其利於

同又曰後面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一字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又曰此章大概是從絜矩上說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事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或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又因論治國平天下章財用處曰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云云問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曰然孟子首篇所言其原出此答李敬子書云平天下章以絜矩推

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已上諸條大率言不專財利乃為能絜矩而與民好惡未嘗有所謂理財之說亦未嘗將貨利另劃在好惡之外也至言及用人者惟有一條乃是因問者以好惡財用媚嫉彥聖為問故逐項答之然其結語云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可見用人止是好惡中事耳然則以理財用人該貫全章殊非朱子之意不但不曾見之章句或問也晚村謂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理財用人語猶考之未詳也夏兩蒼以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分配諸節甚當但云秦晉四節申言與民同好惡却漏了君子有大道一節蓋

也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玉溪盧氏曰絜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矩而絜矩在用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節乃誠身之本而誠意為之本始在初學尤為當務

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節齋蔡氏曰明善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節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未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上四節申言與民同好惡此節則結言之也夫俗說謂秦誓四節專言用人則大道節不見有用人意固不相粘連若以秦誓四節申言好惡則所謂大道者正是好民所好惡民所惡繁知之道以之結上文固其宜矣其謂慎德五節及楚書二節言不專其利亦漏却康誥節愚謂康誥節乃結上五節意楚書二節則其餘波此文章妙處也○大

全從輯釋本載朱子曰繁矩章專言財用一條却以理財用人並舉不知何從採入當更考之

大學章句大全

以其政而念之也

大學章句大全 卷之九 章句 九

